

费孝通

·
作品



推己及人

青年读本
邓九平◎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推己及人

费孝通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己及人/费孝通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年重印)
(青年读本)

ISBN 978 - 7 - 80094 - 922 - 7

I. 推… II. 费… III. 社会科学—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510 号

书 名 推己及人

著 者 费孝通

责任编辑 钟 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 18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卷首语

寄语新世纪

2000年已经接班,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在这个对候我也进入了九十岁。我虽然年纪大了,已经卸下了所有的公职,但是还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出些主意,想些办法。我们国家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曲折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样的兴旺发达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恐怕都是很难找到的。我常说:我经历了九十年,能够碰上这样的盛世,是没有料到的,在这样一个到处呈现着热气腾腾的局面里,我怎能坐在家里“颐养天年”?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从机械时代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挑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快;面对,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被捆成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最近,我国和世贸组织的谈判有了很大的进展,在21世纪里,我国将进一步融入这个世界大家庭,又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在这个新局面里,用原来的、老的一套办法,肯定是不适应了。我们今后会遇到很多新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年轻的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强,一定能闯过难关,做出更大的成绩!

当今科技的发展,把人类带进了太空,住在地球上的人们,将可以享用到太空里无穷的资源。但是,人类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好前景,就必须认真汲取20世纪的教训。在上个世纪里,地球上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时至今日,霸权主义的余毒还在流行,局部地区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我曾经说,希望在21世纪里,人类能够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也就是说,在世界上生活着的各个群体,在认为自己的传统价值标准是“美”的之外,各群体之间还应

当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承认别人的传统价值标准也是“美”的,做到“美人之美”。在这个基础上,全人类建立起一套大家愿意共同实行的价值标准,达到全人类和平共处、“美美与共”的境界,实现“天下大同”。

我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和责任为世界和平、人类前途,开辟一条出路,在 21 世纪,乃至在今后的一千年里,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记人篇

物伤其类

——哀云逵	3
一封未拆开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8
“爱的教育”之重沐	
——振华女校四十周年纪念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	12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15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19
圣雄甘地	24
郑兆良和积铁	28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34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37
缅怀肯尼雅塔	42
悼福彭	46
“严伊同学”	48
悼愈老	52
纪念《文汇报》的女将	54
缅怀福武直先生	56

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59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63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72
人不知而不愠	
——缅怀史禄国老师	77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追思楚图南同志	89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92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94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姐	98
推己及人	101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怀念曾昭抡先生	105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108

读书篇

读赫尔回忆录	113
读张菊生先生“刍蕘之言”	118
旧话相应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125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130
重刊潘译《性心理学》书后	136
青春作伴好还乡	
——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而写	143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读《蚕丝春秋》书后	154
《史记》的书生私见	158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161

治学篇

真知识和假知识

——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165
-----------------------	-----

从小培养 21 世纪的人	170
--------------------	-----

关于教育的思考	178
---------------	-----

开风气 育人才	183
---------------	-----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192
---------------------	-----

孔林片思	194
------------	-----

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

——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	198
-------------------	-----

跨文化的“席明纳”

——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	205
-------------------	-----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	211
----------------	-----

决心补课	217
------------	-----

简述我一生的写作	220
----------------	-----

科教兴国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224
----------------------	-----

随笔篇

杜鹃与杜甫	227
-------------	-----

植物学家龚自珍	229
---------------	-----

其报其人

——祝贺香港《大公报》复刊四十周年	231
-------------------------	-----

游记篇

洞庭纪游	235
------------	-----

游滕王阁小记	238
--------------	-----

访天一阁	242
------------	-----

游青海湖	244
------------	-----

为西湖不平	247
-------------	-----

论美国人的性格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美国人的性格之一	251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美国人性格之二	255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美国人性格之三	259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美国人性格之四	262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美国人性格之五	265
蛮一点·孩子!	
——美国人性格之六	269
道德上有个毒刺	
——美国人性格之七	274
负了气出的门	
——美国人性格之八	279

记 人 篇

物伤其类

——哀云逵

“云逵死了!”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愿意死的人,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这几年来狼狽得够他受,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多此一举”的生命,死却偏找着他。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满怀不平想申诉,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都积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在围上项巾,离开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风,吹在却尔思河面,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

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似乎也是这个天气(我的记忆这样模糊),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泥于实际,富于想像,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那天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

有一天,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好像是有一点微雨,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短裤、褪了色的呢帽、衔着烟斗、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说话时有一点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里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云逵”。我有一点不相信,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

其实,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他提起了,我才记得,远在十年前,我在清华,认骷髅、量骨头、杀兔子的时候,他曾到我的试验室里来参观过。这时他刚从德国回

来。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人中的一个先进。我在这试验室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逢着心里闷的时候，就烧香。白骨满桌，香烟缭绕，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他进门来，我是个小学生，老师带着此贵客，见面之下，有一点窘。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临走时，抚摩了一回这个毫不古雅的香炉，向我笑了一笑。这一笑我还记得。

在车上，我们两个就攀谈起来，话从海外说到天边，一直到车到了昆明，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分手后，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他是否在古庙里，我也没有打听。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因为在一起做事，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他那时已搬到学校里住，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我一进他的门，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着头，摇了摇，“怎么办？”一忽，很坚决地说：“不管它。”这是他，他不像我那样安于糊涂散懒。他的性格多少有一点和我相同，可是他却偏不肯承认他的性格，而且永远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几次和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弄艺术？诗、画、音乐，也许除了跳舞，都是你的专长。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劲弄科学。中国少了个特出的艺人。他有时也承认。“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个研究遗传的人说这话！”我接着顶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抚摩香炉时的一笑。他没有话时，就来了这老话：“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顺了风张篷，有什么意思？人总是不服气的，总是要找个最狠的仇敌，而最狠的仇敌决不在外，就是自己。魂灵最怕安定，除非有了个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对象，生活才有重心。这也许就是云逵所谓“力人”。不论人家怎样不了解他，他是在实践这理想，在向他遗传争斗。

我在这种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远。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弯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这时死去——似乎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这是，我若没有错解他，否定现实，在否定中创造新的境界。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已经断伤殆尽，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顺命安分，走近路，满足在低级的团圆上。航海探险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宝太监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编成神话。在别人实是家常便饭，英国人中很少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美国到了无险可探时，还会在高空里走绳索，否定安稳，不服命运；

在中国这些是荒唐,多少人为宝玉惋惜,“何必自苦?”云逵这种人在中国是不会长寿的,他生错了地方。

那次敌机轰炸昆明文化区,他那间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它堆成了一个小丘。他来找我们时,我们的门面也已经认不清。我们相见之下,大家觉得很轻松:“等得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现在看来,我们得感谢这些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也决不会搬下乡,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和工作打成一片,连现在这点成绩也不会有。这是云逵,不是别人,把我们的研究室安置到了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魁阁也从此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忘记云逵?

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 Fisher 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入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方法的相同之处入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并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

中国人不很容易赏识“相反相成”的原则。我们听见和自己不合的意见,总会觉得人家和自己过不去,因之影响了交情,甚至互相中伤,形成了党同伐异的风气。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免受这传统的遗毒,但是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当他离开云大时曾和我极诚恳地说:“我确有很多时候气你,但是我们的交情也就在这上边建筑了起来。”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要求丰富生活的人,生活要丰富就得有一个可以时常找到和自己不同见解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引得起内心的矛盾,有矛盾,才有新的创造。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就因为我们不会在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新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他是明白学问的人,为什么中国明白学问的人就不易长寿?这是我永远不明

白的。

在魁阁的一年多中,我们的相知不仅是在学理上,我们在生活也有深刻认识。我永远记得,当我孩子在艰难中出世后,他第一个来看我们。他用鼻子闻,用手抚摸,“这是人间最美的,孩子的气息。”第二天他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我已背不上来。爱孩子的人才明白生活的艺术。他时常偷偷地看我的孩子睡时的安静,无邪的天真。有一次我在孩子身边抽烟,他很严肃地要我把烟灭了。“对孩子不好。”云逵懂得爱。在他不自觉的小举动里,我看他时常会忘记自己。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却并没有在他眼底长大,这是他的憾事。

提起他的孩子,我怎能忘记和他一同从大理回来的一幕?他知道我的历史,我们谈话中,他总是极小心,绝不提起我的往事。那是因为他知道假如他是我的时候,他会怎样难过。谁知道他所要避免加之于他朋友的感情,却会成了他自己的经验,而且更加重地降到了他最爱的人身上。他若有知时,怒我提起这一段最好能忘了的创痕。

在大理时,我们一同到街上去买小皮袄给孩子。他突然和我说:“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是最爱孩子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孩子。”虽则我们离家只有二十天,有家的人,大家有些想家,归程的一路,在汽车里聊天,都是些有关太太和孩子的琐话,谁知道这时他的孩子已经急病死了呢?我们到翠湖东路时,还不知道出了这事。他那时住在玉龙堆,几步路就可以到家,但是招待我们的朋友却拉住了不放他回去,要他吃了饭再去。他们知道了这悲剧,不敢说,偷偷地把这话告诉了我。他一直蒙蔽着,还要和我说尧尧不知道好不好。他又说,买小皮袄时,他不知为什么想不起尧尧的身材来,好像没有了,空虚了一般。我听着,实在受不住,想哭,又不能。所以我拉着他说:“我们先去你家看看罢。”一路上我说了很多无聊的话,想瞒住地,可是我的神色和举动引起了他的疑心。一到家,房里没有灯,同居的朋友从楼上匆匆忙忙地奔下来——

“尧尧怎样了?”

“没有,没有怎样,你上来说。”

“完了,他死了,一定死了。”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痛哭,我呆着,直说:“哭,痛快地哭!”可是他还是收住了,“不要紧,我受得住。”眼泪却直流,我扶着他下楼。他和我一遍一遍地说:“我对不住他们。”——一句沉痛的话。

云逵经了这次打击,有一点变了。可是我常在乡下,他在城里,相见不多。有一次他约我一同到女青年会去找他太太。他太太刚在弹钢琴,我们不愿打断她,轻

轻地坐在她背后听,好像暴风雨方罢,有一点严肃和惨淡,有一点不自然的平静。我心上一阵阵冷,大家没有提孩子的事。

我离开昆明前一刻,他到我房里来,一直送我上车。似乎大家有话要说,可是都没有说什么,这是我们最后相见的一面,后来从别人信上知道他又有了一个小女孩。

“云逵死了——”之毅的信上说:“情形很惨。”树青信上说:“刺激很深,宁为治世犬,毋为乱世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是我自己。门外过着一队兵,在唱:It is a long way—a longway. ——我不能再写了。

1944年2月于哈佛木庚院

一封未拆开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就到三岔口。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岔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我们魁阁,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岔口望他。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

我停了一忽,接着说:

“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的事了。最后一次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候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去世不久,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闭眼,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一副近视眼,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

我一面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她幼年的女教师,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插在裤袋时,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地,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怎会教得着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如果听到这话,一定要脸红,决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学校名叫振华,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

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是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女学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我怎么会有勇气,在我女老师的身边并排着